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八

起乙丑晉惠帝永興二年凡十四年  
盡戊寅晉元帝太興元年

二年漢元熙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東海

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東海中尉劉治以

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

都徐州長史王脩說刺史東平王楙以州授之越乃

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兖州刺史於是范陽王

楯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

士多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成都王穎既廢河

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

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

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在平人師

直守居文堂

直監綱目卷六



其將苟晞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擊走之

史劉喬拒之太宰顓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以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

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

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北護軍劉興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與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

於許遣其子祐拒越於靈璧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苟晞還兖州徙楙青州楙不

受命與劉喬合顓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顓

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興脅虓造逆其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

昌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橋為喬繼援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

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羣王翻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為

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壯者也謂宜速詔越等

今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

伐之時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

之琨輿及虓俱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顯必敗乃

帥諸軍受越節度有星孛于北斗○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

立羊后事覺伏誅於是太宰顓矯詔勅留臺賜后死

欲收暎暎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范陽王虓自

領冀州刺史擊潁將石超斬之劉喬衆潰劉琨說冀

美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遣琨乞師於王浚遂引兵

濟河擊斬石超於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

喬衆潰而走東海王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初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



寅丙

光熙元年

漢元熙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太宰顓

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又使錢端等南略江州弟  
 颯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  
 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循佯  
 狂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名士不為已用欲盡誅之  
 榮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帶芥之嫌塞  
 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  
 敏乃止太宰顓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討敏劉  
 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應詹督  
 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  
 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  
 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  
 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  
 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  
 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於長岐或說弘曰張光太  
 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  
 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  
 弗為也乃表光勲乞加遷擢 漢離石大饑

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

與分陝為伯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

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

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顓乃止及劉喬敗顓懼欲

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殺方送首於

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 三月五苓夷

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寇寧州刺史李毅卒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

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

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夏

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顯遣兵拒祁弘等於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敗其

兵於霸水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

甲大掠殺三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

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東海王越顯保

城而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

即

通鑑綱目卷之八

通鑑綱目卷之八

三



帝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初范長生詣成  
都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為天  
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  
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秋七月朔日

食○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

為司空鎮鄴越以吏散為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為從  
事中郎郭象為主簿阮脩為行參軍謝

鯤為掾散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荆  
散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辟之并

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  
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

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事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至是卒謚曰元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

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

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補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  
自武關犇新野會劉弘卒

司馬郭勵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  
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  
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  
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  
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  
將召輿或曰輿猶臧也近則汚人及至越踈之輿密  
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  
之務悉以委之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

皇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帝食麩中毒而崩或曰太傅  
熾之鳩也羊后自以於太弟

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  
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

居弘訓宮懷帝始尊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  
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

見武帝十二月朔日食○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顥太  
傅

越以詔徵顥為司徒顥就葬太陽陵○以劉琨為并

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晉書卷之六



州刺史

劉興說太傅越遣現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

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飢饉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現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

四年

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

徐

初核令劉柏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三月陳

敏將顧榮周玘殺敏以降

陳敏刑政無章子弟凶暴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

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今皇輿東返俊彦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見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討敏敏使其弟昶將兵屯烏江宏屯牛渚玘密使敏司馬錢廣投昶因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玘共說卓

曰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

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

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

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走追斬之夷三族傳首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瞻為尚書郎太傅越

辟玘為參軍榮等至徐

西陽夷寇江夏

夏太守楊珉

州聞北方愈亂逃歸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

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立清

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立清

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

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事○夏

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兗



州太傅越遣荀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死中更聚眾聲言為成都王報仇

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甚饒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荀晞等討之勒晞等相持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

睿為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襖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贊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闔孔衍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荀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荀晞追擊汲桑破其

入壘死者萬餘人桑犇馬牧為人所殺石勒犇樂平大傅越加晞都督青兗諸軍事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胡部大張劬督等擁眾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智督等與俱歸漢漢王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

冬十一月朔日食○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

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荆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太傅越自領兗州牧徙荀晞為青州刺史

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



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牧以瞻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越踰由是有隙踰至青州以王彌及其黨劉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靈降漢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與王彌俱降漢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苻廬物惣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辰戊

二年元鳳春正月朔日食○漢劉聰據太行石勒

下趙魏王浚擊勒破之○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

擊破走之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將兵

衛京師彌入自轅轅敗官軍於伊北遂至洛陽王衍督軍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燒

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秋七月漢徙都蒲子○冬十月漢王淵稱皇

帝○十二月漢石勒劉靈寇魏汲頓丘勒靈帥眾三萬寇三郡百

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疆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成尚

書令楊褒卒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

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

巳巳

三年漢河瑞春正月朔癸惑犯紫微○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脩之以星變言於其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

徙都之三月以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簡濤之子也嗜酒不

淵從之



恤政事初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眾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

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

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

密劉與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

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

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北屬必死於難及

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

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

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

遺種司馬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

後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尉劉寔罷就第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劉坦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

重宜聽寔所守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使將軍何

倫領國兵入宿衛越以頃來典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將軍何

倫王秉領東海國漢寇黎陽陷之漢主淵遣劉景將兵數百人宿衛漢主淵遣劉景將

敗王堪於廷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

氏耳細民夏大旱洛漢河漢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

何罪黜之洛漢河漢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

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刀盾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挑豹逯明為瓜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濶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



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于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漢寇壺關陷之漢主淵使王彌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軍

救之不克越遣河南內史王瓌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承險間出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沮衆邪遂踰太行秋八月漢寇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壺關降漢

洛陽弘農太守垣延襲敗之聰等攻洛陽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所敗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冬十月漢復寇洛陽北宮

純擊敗之漢主淵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延穎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

眾遂潰歸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聰歸平陽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頴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殺長吏以應彌

庚午

四年

漢列宗劉聰

春正月漢寇徐豫兗冀諸郡○琅

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太守

錢璿寇陽羨玘糾合鄉里討斬之玘三定江南

琅邪王睿以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漢曹疑寇東平琅邪○

夏四月王浚擊漢劉靈殺之○蝗○秋七月漢寇河

內陷之○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

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

典楚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來

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鏡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



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臺不克銳等走入  
 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遂即位以北海  
 王義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遂即位  
 以義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為河內王都督中外  
 諸軍事石勒為并州刺史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略羣氏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  
 刺史略陽公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  
 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  
 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冬十月漢寇  
 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洛陽**○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其眾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  
 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  
 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  
 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  
 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  
 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

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陜北之地  
 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時  
 亭五縣民於陜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  
 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聯為  
 後患不許琨乃謝遣使徵天下兵入援甚太傅飢困日  
 倚盧之兵遣歸國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  
 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  
 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  
 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  
 車牛以安眾心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太傅  
**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  
 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  
 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  
 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  
 向許昌留何倫防察宮省以行臺自隨用王衍為軍  
 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官  
 省無復守衛荒飢日甚盜賊公行府寺營  
 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寧州刺史**



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生州人奉之

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釗為朱提太守時寧州外逼

於成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

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漢主聰殺其

奉法者十餘家擊滅五苓夷內外震服

兄恭漢主聰自以越次而漢太后單氏卒單后年少

聰柔焉太弟義屢以為言單后慙恚而死義寵由是

漸衰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

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祭兄弟必無種矣聰心然之義

舅冲謂義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

何不避之義曰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弟終弟及何為

不可粲等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詐幾主

上寧可有此意乎

五年漢嘉平元年春正月漢曹疑寇青州苟晞敗走

石勒寇江夏陷之勒謀保據江漢張賓以為不可

會軍中飢疫死者太半乃渡沔

寇江成寇陷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初譙周之子居

巴西為成太守

馬脫所殺其子登請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

內史使自募巴西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斬脫

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

盡援絕士民熏鼠食之餓死甚眾無一人離叛者城

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為刺

登詞氣不屈乃殺之史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為士民所困苦湘州參軍

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

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大怒召之馥不行

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為揚州刺史督征討諸

軍三月大傅越卒于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苟

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所留何倫

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道守居汝堂



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  
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卒眾共推衍  
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倫等以裴妃及  
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敗越為  
縣王以晞為大將軍都督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  
青徐兗豫荆揚諸軍事

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  
於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

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  
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  
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  
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  
非君而誰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  
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萇曰吾行  
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  
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  
人排墻殺之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  
妃為人所掠賣義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  
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五

月杜弼陷長沙

弼自是南破零桂東漢人入寇六月

劫武昌殺長吏甚眾

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

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飢困人相食  
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  
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  
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碛石時掠得穀麥獻之漢  
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  
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  
攻平昌門克之遂焚府寺六月司空荀藩及弟光祿  
大夫組奔轅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  
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  
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  
六璽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  
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初曜以  
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  
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  
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  
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



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劉敬說彌曰將軍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司空苟晞奉豫章王

端建行臺於蒙城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荀藩在陽城汝陰太守

守李矩輸給之藩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

東奔倉垣苟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

業吳孝王晏之子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

以趣許昌天水間鼎聚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

里藩以鼎有才而擁眾用為豫州刺史以周顛等為

參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時海內大

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

俊辟掾屬刁協王承下壺諸葛恢陳頴庾亮等百餘

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

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

周訪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秋七月

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稱

征鎮官列署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

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

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於潼

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眾降漢

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

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

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眾歸

世子保於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

隴右氏羌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皆從之

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舉

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預曰

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

近怒明公何樂為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

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不從由是眾心離怨加

以疾疫飢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鎖晞頭以為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馬左司冬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漢大將軍王彌與

忌會其將徐邈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苟晞心惡之

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

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

而言甲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時彌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未之許賓曰公

常恨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勒乃引兵

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勒請彌燕

酒酣而斬之并其眾漢王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

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以慰其心苟

晞漸謀叛勒殺之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

于葛陂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

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

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

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

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

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

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蠅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

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

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

授攻討所向無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漢兵於長安

前勒遂寵任之

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

疋謀復晉室帥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魏特等帥

眾十萬會之大敗劉驥於黃丘又破劉粲於新豐兵

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閭鼎欲奉秦王業入關

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苟藩周顛等皆山東人不欲西

行中塗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琅邪

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綝以兵衛之

王睿以周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

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

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

士遊宴新亭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

異因相視流涕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頹遺導

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



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  
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  
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劉琨遣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殺之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現遣劉希合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眾至三萬王浚怒遣胡矩與段疾陸眷共攻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九部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少子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封釋疾病屬其孫奔於廆釋卒廆召奔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俊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振振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為

長吏悛為參軍

壬申

六年

二年

春正月

漢主聰納劉殷二女為貴嬪

漢主

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義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胡亢起兵竟陵亢故新野王外事皆中黃門奏決胡亢起兵竟陵牙門將聚眾竟陵寇掠荆土以杜曾為竟陵守二月朔日食○琅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

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羨等請分道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

通鑑卷之六

通鑑卷之六

五



越所居有堂  
日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  
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今  
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  
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  
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  
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  
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於是黜膺  
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  
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漢封帝  
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漢封帝  
為會稽郡公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  
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今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  
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  
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  
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  
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張軌遣兵詣長安  
京州主簿馬鮪說軌宜命將出  
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  
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封王彰為定襄郡公

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

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  
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尺刺  
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為  
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  
日不食太弟義單于祭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  
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  
諫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  
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王業入

長安○漢太保劉殷卒

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

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敷暢條理商  
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  
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  
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  
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石勒引兵據襄國  
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

漢書卷之六十五 漢書卷之六十五 漢書卷之六十五



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制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固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劉琨移檄州郡期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粲曜將軍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且遣使求救於代粲曜乘虛襲晉陽琨還救不

**秋七月賈疋等及帥數十騎奔常山泥殺琨父母**  
 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  
 疋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

猗盧遣其子六脩帥眾數萬為前鋒自帥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脩與劉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而歸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開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

**十二月盜殺賈疋麴允領**  
 現徙居陽曲招集亡散

**雍州刺史**  
 初賈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眾推麴允領

**雍王浚攻石勒於襄國大敗而還**  
 王浚遣督護王昌皆與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杯攻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眾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為勇悍而未杯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求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



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未極遂之入其軍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未極三弟為質而請未極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為王浚所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亦還勸勒召未極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大疫○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上浚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琅邪王聞之召為軍諮祭酒以周顛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機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機父嘗刺廣州將士皆其部曲刺史郭訥遣拒機皆迎降訥乃避

授以州王如詣王敦降○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薨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西歷 孝愍皇帝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諡曰孝懷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漢主聰為劉后起鸞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是以先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陛下踐祚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飢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

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



子梟首東市時聽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鎮腰而  
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  
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  
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顛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  
所知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  
今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聽然劉后聞之密勅左  
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  
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  
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  
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  
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  
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  
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  
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  
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聽覽之  
變色命顛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  
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  
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

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

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  
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  
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漢寇長  
以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安僕射麴允拒之○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劉

現用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之現召求  
還及鄴城失守現復以劉演為兗州鎮廩丘前中書  
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  
山琅邪王就用為兗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兗州

吏民莫知所從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頹為譙郡

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

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紆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

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

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  
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  
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頹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  
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

郭昌時



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頹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頹出於寒微數吳興太守周玘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郡太守

**卒** 玘宗族疆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南士代之事泄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總曰殺我者諸君子也能復之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初中國民避亂乃吾子也

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之廆以裴嶷陽耽為謀主游遠逢羨封抽裴開為股肱宋該皇甫岍歲弟真及封奔封裕典機要嶷清方有幹略兄武為玄菟太守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開曰等為流寓段氏疆慕

慕容公脩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既至廆大喜遂嘗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祖必不能久宜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今手書殷勤而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

**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

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



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

刺史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

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

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

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

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

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

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

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

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

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

史周顛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將軍朱伺救

敦乃表侃刺荊州屯沔江左丞相睿召顛復為軍諮祭酒

冬十月氏楊難敵寇陷

梁州刺史張光卒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

販易於梁州刺史張光殺之及光

與王如餘黨楊虎相攻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

光虎厚賂難敵與夾擊光大破之光嬰城自守憤激

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

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難敵竟

之攻拔陶侃復擊杜弢大破之○漢劉曜寇長安十一

月麴允破走之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夜入外城

道遙園將軍麴鑿帥眾救長安與曜遇於零武鑿兵

-5 275 35 905" data-label="Text">

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

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浚謀稱

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

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於

是士民駭然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

小人棗嵩朱頊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

伯十囊五囊入棗郎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

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

-5 275 35 905" data-label="Text">

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

莫之從耳將軍威振天下今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



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游綸兄統為浚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左丞相睿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為參軍**代城盛樂及平城**代

甲戌

二年

漢嘉平四年

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

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

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

**漢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見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脩綫於棗高求并州牧勒問浚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蘇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梁州人張咸逐楊難敵以州降成**於是漢嘉涪陵成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



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  
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  
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二月以張軌為太尉涼州  
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牧劉琨為大將軍○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

師還薊降於段匹磾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

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

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

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

謀議出師而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

敵若修葺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

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

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賤于琨

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

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

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

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

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

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

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

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

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

送襄國斬之浚將佐等請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

事申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

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粗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  
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  
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數朱碩棗高  
等以納財亂政青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  
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  
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  
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  
日焚浚官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戊薊置守  
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遣使奉浚首獻  
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于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  
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  
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  
匹磾遂左丞相睿以邵續為平原太守

王浚所署樂陵太守邵續



附勒勒以其子又為督護勃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  
謂曰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  
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人曰其如又何續泣曰  
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乎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  
又續遣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續為襄國大饑時  
平原太守石勒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襄國大饑  
二升直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銀一斤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  
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  
刺史西平公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漢大司馬  
諡軌曰武穆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  
曰晉之君臣自知疆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  
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  
汗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  
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微  
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復以取  
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得漢石勒命州郡閱  
死於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亥乙

實戶口 戶出帛二匹穀二斛冬漢主聰以子粲為相國  
漢晉王  
備才自為相驕奢專恣遠賢  
親佞嚴刻復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 漢建元 春正月左丞相睿以周札為吳興太守

周勰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  
徐馥矯稱叔父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才協豪  
傑翕然附之是月馥殺吳興太守袁粲欲奉札為主  
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意不同不  
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札子續亦聚眾應馥左丞相  
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多  
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筵忠果有謀請  
獨使筵往足以誅續睿從之筵兼行至郡將入遇續  
於門逼與俱詣侃坐定筵謂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  
坐續即出衣中刀逼筵筵叱郡傳教格殺之因欲誅  
繼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  
長驅而去睿以札為吳興太守筵為太子右衛率以  
周氏吳之豪望故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  
不窮治撫繼如舊



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進代公

猗盧爵為王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

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

不欲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

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

共事之小誠而亡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

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

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

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三月杜弼將張彥陷豫章尋

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陽太守周訪擊斬之王敦遣陶侃等討杜弼前後數

睿以為巴東監軍弼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巳弼漢

不勝憤怒復反遣其將張彥陷豫章周訪擊斬之

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伏誅殿太弟義惡之崔瑋

許遐說義曰今相國威重踰於東宮殿下非徒不得

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又弗從舍

人告之漢主聰殺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漢

官義上表乞為庶人且請以祭為嗣抽弗為通

曹疑據臨淄漢青州刺史曹疑盡得齊魯間郡縣自

稱疑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

主聰恐勒滅疑不可復制弗許漢立三后漢主聰

軍斬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

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為並立三后非禮

也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藏行聰不得

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夏六月盜

發漢霸杜二陵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

府陶侃擊杜弼破之弼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

都督江揚等州軍事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

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

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弼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

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

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

東



以下寢益驕橫初王如之降也敦從弟稜愛如驍勇請敦配已麾下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鬪稜杖之如深以為耻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密使人激如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敦王

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初朝廷以第五荷為荆州刺史杜曾迎荷於襄陽聚兵萬人與荷分據漢沔侃既破杜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死者數百人時荀崧都督荆州屯宛

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

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

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兵少

藉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不克而還王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

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庾刺荆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眾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荷

以拒庾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

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

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

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翹

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

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

奉帝往就保索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張寔得璽獻之涼州軍士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

留歸之長安

四年麟嘉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漢中

四年麟嘉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漢中

四年麟嘉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漢中

四年麟嘉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漢中

四年麟嘉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漢中



王沈郭荷等寵幸用事漢主聰遊宴後宮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黎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意決之荷有怨於太弟又謂黎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上已大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王皮司馬劉惔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黎許之荷密謂皮惔曰三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荷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獻歔流涕二人懼叩頭求哀荷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皮惔許諾黎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黎以為信然斬復說黎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收其賓客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黎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將軍卜崇為人清直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實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喻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至是聰命收休崇及特進基母達等

七人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王沈叱之聰怒免幹為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諫曰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偏鵠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廢也聰問沈等於黎黎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宴羣臣引見太弟又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

**六脩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初代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眾討之兵敗遂為所弒猗匄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太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張寔



遣兵入援

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瑩曰明公為政事無

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

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

且送諸郡貢計詔拜石勒寇廩丘陷之劉演奔夏六寔都督陝西諸軍事

月朔日食○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魏允救之曜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

爵位悅人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軍驕恣而士卒

離怨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

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

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漢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漢

主聰立婢樊氏為后

樊氏故張后侍婢也聰立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

復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繁亂大將軍數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

憤而漢大蝗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

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

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

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兵疆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

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

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允屑之為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

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緝以車騎

儀同萬戶群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



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絃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為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諡節愍侯斬絃十市于寶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其基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而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各重海內由是致輿亂於善惡之實情慝辨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逆舅姑殺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此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視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疆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荷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不若閉關守險務農息兵琨不從命澹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犇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朔日食○劉琨長史以**

**并州叛降石勒琨犇薊**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



之琨帥衆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為兄弟石勒以李回為高陽守勒遣孔萇攻賊帥馬瞻父而不克流民數萬戶在遼西送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張賓賓曰馬瞻本非公仇流民亦皆戀本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歸以李回為高陽太守相睿出師露守瞻帥其衆降流民歸者相繼於道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令史淳于伯刑者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劉而王氏深忌疾之

**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劉**

**遐為平原內史** 遐續女壻也聚眾河濟之間

丑丁

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

麟嘉二年

元公張寔

國一凡三借國 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齋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

二月漢寇榮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榮陽矩未及為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陽言日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

道子產文堂

通鑑綱目卷六

二月漢寇榮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榮陽矩未及為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陽言日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掩

道子產文堂

通鑑綱目卷六



擊暢營暢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為  
僅以身免 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  
康稱受愍帝詔今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  
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  
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請  
依魏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  
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哀欲  
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  
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  
哀為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羨為大保  
封譙王遜之子承為譙王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  
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刀協為僕射周顛為吏  
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又  
官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  
皆取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  
決焉 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請建康勸進琨謂嶠  
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  
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其才  
爭與之交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鹿不受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  
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  
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  
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弟義 相國黎使  
其黨謂義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  
遣告勸準王沈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  
矣聰於是討東宮官屬所士卒萬五千餘人廢義為  
北部王黎尋使準殺之義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  
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  
而不相容安得使 五月日食 六月豫冀青寧等州  
皆上表勸進 疑寧州王遜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  
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說而下之及  
遼中蘆洲使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  
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  
下清平方用之又口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

校



怒於坐斬又勒兵固守遂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  
 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遂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  
 遣桓宣將兵助遂遂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  
 為我說雅宜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  
 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  
 降遂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舍復遣宣救之虎  
 解去遂表宣為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  
 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哀等水陸四道徑造  
 賊場受遂節度尋復召  
 哀還建康數月而卒  
 秋七月大旱蝗河汾溢○漢  
 立子粲為太子○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未行而罷  
 推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督父涉復  
 辰弟末柸等共討石勒末柸說眷辰曰以父兄而從  
 子弟耻也各引兵還琨  
 匹磾不能獨留亦還  
 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一攀懼請降杜曾亦請  
 擊第五猗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鎮揚口壘竟  
 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宜大部分  
 未可便西廙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行曾等果還

攻揚口陷之乘勝徑造沔口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  
 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  
 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  
 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  
 且至中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勃  
 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  
 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  
 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  
 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  
 當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十一月朔日食○以劉琨為太尉○立太學  
 上疏以為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  
 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請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  
 從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  
 出漢主聰  
 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  
 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不如早除  
 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



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  
 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  
 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  
 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  
 王命課督農功多為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穀  
 粟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  
 部馬鬪廆遣使讓之曰分建有別何不相遠異渾怒  
 曰馬鬪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  
 耳遂帥其眾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渾遂四傳陰山  
 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  
 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  
 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  
 之畏

寅戊

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

疾陸眷

父涉復辰自立未恆乘

三月王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

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  
 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陸  
 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  
 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  
 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  
 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  
 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  
 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  
 守嵩顛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  
 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  
 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  
 進者加位三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一十餘萬人散  
 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士歸戴豈獨近者  
 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  
 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  
 巧偽之端也帝不從  
 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温嶠等為  
 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  
 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  
 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

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翽為主簿命邃

創朝儀裴嶷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廆以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以李矩都督

河南軍事

榮陽太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襲漢營漢軍驚潰死傷

大半太子粲走保陽鄉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犇虎牢漢蝨斯則百堂災

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於張

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忘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夏四月朔日食○加王導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成丞相

綠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范長生卒

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

漢殺其尚書令王

鑒中書監令崔懿之曹恂

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鑒

及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汗椒房況其家婢邪聰大怒

收斬之鑒等臨刑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

耳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五月段匹磾殺太尉

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

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



也匹碑雅重現初無害現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諫  
 之遂留現會代郡太守辟間嵩替謀襲匹碑事泄匹  
 碑收現縊殺之現從事盧諶等帥現餘眾依末杯朝  
 廷以匹碑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現舉哀温嶠  
 表現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  
 太尉諡曰愍於是夷晉皆不附匹碑嶠之請建康也  
 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  
 不許會現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  
 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  
 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正命邪嶠不得已  
 受青州刺史曹疑叛降石勒初疑既據青州乃叛漢  
 與石勒相結六月以刁協為尚書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  
 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彊故為王氏  
 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  
 卿見者秋七月代王鬱律擊劉虎破之劉虎侵拓跋  
 側目之虎走出塞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漢主  
 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聰卒太子粲立八月斬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為趙公漢主聰寢疾

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  
 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  
 勒準為大司空皆送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  
 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斬準陰有異志  
 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  
 收景驥等殺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月  
 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  
 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  
 謂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  
 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  
 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  
 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詔遣太常韓胤等奉迎  
 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  
 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  
 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  
 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



戰勒堅壁以挫之十一月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於所部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以王

敦為荊州刺史○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時詔羣公卿士各陳

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官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衣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為薄朝廷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頴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

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若如除署是為謹身者失分僥倖者得官頴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由至七年乃試十二月漢將軍喬泰討斬準斬之

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泰還言之準未從將軍喬泰等相與殺準推斬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琅邪王

煥卒煥鄭夫人之子時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及薨帝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

廣右常侍孫霄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況今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碑已困之財修彭城内史周撫叛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不從

降石勒詔下邳内史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石



勒攻拔平陽斬明犇赤壁漢主曜族誅之靳明屢敗遣使求救  
 於漢漢主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收靳氏男女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官室修二陵收祭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起已卯晉元帝太興二年凡十九年  
 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

巴

二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咸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借國。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以自保遠近多

附曹嶷惡其疆將攻之峻帥眾浮海來奔以爲淮陵內史石勒獻

捷於漢漢斬其使

曜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

禮稱警蹕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脩

來實覘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

追所遣使斬脩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

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

趙王趙帝孤自爲

趙王趙帝孤自爲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帝令羣臣

協等以爲宜

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

行郊祀何必

洛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地親

春



祀之以未有北郊  
并地祗合祭之  
詔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  
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

儀叛降石勒  
初蓬波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  
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  
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川遂叛

降石勒  
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  
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  
劉遐先之龕怒  
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

太子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  
兄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  
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  
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

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  
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稱王  
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邽大  
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

詔百官言事  
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  
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  
為鄙俗宜崇獎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屯

淮南勒兵守蓬關  
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  
豹眾于襄國留  
豹守川故城  
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犇樂陵○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  
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  
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  
荆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麋在荆州多殺陶  
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敦  
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弊乃用  
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  
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  
玉環玉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  
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  
漢改號趙主

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主  
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  
號為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徐龕寇濟岱以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通鑑綱目卷十九



羊鑒為都督討之徐龕寇掠齊岱王導以太子左衛  
 鑒深辭才非將帥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  
 為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及劉遐鮮卑段文鴛  
 等討之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  
 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為國人遣  
 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  
 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  
 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  
 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  
 史裴疑來獻捷平州刺史崔苾以士民多歸慕容廆  
 共攻之苾所親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  
 請擊之廆曰彼為苾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  
 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  
 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

庚辰

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  
 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其  
 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  
 翰於徒河翰曰彼眾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  
 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  
 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不入城或能為患當  
 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  
 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周使語廆出兵  
 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  
 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眾獲皇帝玉璽  
 三紐苾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鎮遼東官府  
 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  
 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佗也今晉室喪亂  
 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  
 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如何耳瞻猶不  
 起廆頗不平瞻以憂卒廆使裴疑奉表并所得璽詣  
 建康獻之蒲洪降趙

三年

後趙

光初三年

春二月後趙寇冀州執刺史邵續詔



以其子緝代之段末極攻段匹碑破之匹碑謂冀州

君不忘记要請相與共擊末極績遂相與追擊大破

之匹碑遂與弟文鴛進攻薊後趙王勒知績勢孤遣

虎將兵攻之績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績使

降其城績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

汝等努力奉匹碑為立勿有貳心匹碑還與績子緝

等固守虎送績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因下令

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績被攻

言於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如使為虎所滅孤義

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趙將尹安等降宋始

聞績已沒乃詔以續位任授緝趙將尹安等降宋始

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

河南之民皆相帥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至建

歸矩洛陽遂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

留疑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

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

耻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

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

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疑拜廆為安北

將軍平州刺史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

漢以討賊殺之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羊鑿有罪

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鑿討徐龕頓兵下邳不

龕求救於後趙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伏都淫暴龕

疑其襲已斬之復來請降不受勅鑿進攻鑿猶疑憚

不進刁協劾鑿免死除名以豹代涼州殺其刺史張

寔寔弟茂立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

壘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

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

兵執弘輟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氏羌

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

巴錫叛趙趙討平之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

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

道符居故堂

通鑑綱目卷之九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不忘諫爭忠之至也奈何殺之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也奈何殺之子遠朝誅臣等亦與居乎曜乃止又欲自將討之子遠又諫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威刑欲逃死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沒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梟之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出屯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徙氏羌二十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趙立太學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徒錄尚書事趙立太學趙立太學趙主曜作豐明觀及西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豐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

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趙主曜作豐明觀及西

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豐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椀金飾其深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領諫議大夫又省豐水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

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

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飢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霄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賤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祖逖傳



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逃  
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逃書求通使及互市逃  
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童建降于後  
趙勒復斬送其首日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  
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逃皆不納禁諸  
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

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眾  
皆為致死知王敦

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  
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

丞敦留 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 後趙

定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  
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

廉清賢良直言武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勇之士各一人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  
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

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  
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

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  
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  
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  
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  
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  
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  
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  
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  
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  
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  
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  
知耳鈇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  
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  
約傾心綏撫 甚有能名

四年 光初四年春正月徐龕復降 三月日中有黑

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  
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作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九



者須以救弊故也今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

州刺史段匹磾死之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孔

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

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

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

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緝竺等出降匹

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

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

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夏五月免揚

州僮客以備征役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

是眾益終南山崩○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

怨之

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以淵為征

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皆假節

領兵各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

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

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

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

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八月

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八月

常山崩○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以

以

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

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

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

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范陽李產避

亂依逃至是見約志趣異常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

歸鄉後趙以李陽為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

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

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後趙禁釀酒勒以民



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郊祀宗廟以慕容廆為車騎

將軍平州牧遼東公詔聽廆承制除官廆於是備置

孰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孰雄毅多權

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

安民夷甚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偁立拓跋猗色妻惟

有威惠氏忌代王鬱律之疆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偁鬱律之子

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

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永昌元年光初五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

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

已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

事敦將作亂謂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

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

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

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

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

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

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

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

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温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

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

失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

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



東太守不從命丞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  
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  
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  
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  
梁曰昔魏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  
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  
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  
亡於一戰邪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魏竇可以從  
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  
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魏還武昌增石城之  
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  
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  
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  
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  
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  
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  
肯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  
臣死爲愚鬼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  
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  
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

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  
魏又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  
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  
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  
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承書勸之  
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相圍自解矣承復  
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封子昱爲琅  
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邪王○趙封楊難敵爲武都王趙主曜自擊楊難敵

仇池遣使稱藩陳安叛趙趙秦川刺史陳安求朝於

歸隴上氏羌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呼延寔及魯邁將用之二人不屈皆殺之三月

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甘卓還

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

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  
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九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  
 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  
 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  
 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  
 跌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  
 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  
 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  
 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  
 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  
 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  
 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顓等分道出戰  
 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温嶠執鞶諫曰毀  
 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鞶乃止敦擁  
 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  
 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  
 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  
 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  
 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為人所

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請石頭  
 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  
 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  
 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  
 謂周顓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  
 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  
 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  
 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  
 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  
 敦謀遂沮帝召周顓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  
 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  
 尚未可知或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  
 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  
 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  
 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  
 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  
 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  
 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  
 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  
 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



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  
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  
敦勃然數之曰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  
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  
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  
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  
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  
懼卓兄子叩為敦參軍敦遣叩歸說卓使旋軍卓雖  
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叩曰吾之所  
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  
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  
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  
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  
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  
卓本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知其  
將死矣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  
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敦兵陷長

### 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文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惲子弟對

之號泣惲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  
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  
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舉  
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  
承喪至都 五月敦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  
葬之而去 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  
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  
鎮河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為謀主二人所請無不死者

### 殺徐龕兖州刺史郝鑒退屯合肥

鑒在鄒山三年有眾數萬戰爭不息

百姓飢饉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  
望清德宜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充問  
諸塢多降於後趙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趙置守宰以撫之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祖約不  
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帝  
 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  
 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  
 也程暹代為右長史勒每與暹議有不合輒張茂取  
 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隴西南安置秦州

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趙光初六年春正月成寇臺登

陷越雋漢嘉郡○二月葬建平陵○三月後趙寇彭

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夏四月敦移屯

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為司徒敦已帝手詔徵之

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

曰君昔歲殺兄今寧州刺史王遜卒成李驥攻寧州

又殺弟邪敦乃止軍姚嶽拒戰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

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詔

除其子堅為刺史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秋

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趙主曜圍

安頻出戰輒敗突圍出奔曜遣將軍平先追斬之安

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

歌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首八月敦表江西都

督郗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使鎮

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

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  
 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  
 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  
 殺之不從鑒還臺後趙寇青州陷之石虎帥步騎四  
 遂與帝謀討敦



多降遂圍廣固曹焜出降殺之阮其眾三萬虎欲盡殺焜眾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虎乃留男女七

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

**涼王**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涼州

斬之焜曰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

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

曰善乃出屯石頭問計於參軍陳珍珍曰曜兵雖多

皆氏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曠

日持义與我爭河西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

千為明公擒之趙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

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中甸茂表

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 **楊難敵降成復叛**

潘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殺成將李珍李稚** 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請降於成

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雄遣稚兄

珍擊之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

珍皆為所殺 **趙封故世子胤為永安王** 初趙主曜世

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亂沒

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

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

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

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

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法彘以東海

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

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况東宮民神所繫

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

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胤而立臣臣何敢自安

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胤以承聖業乎臣請效

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

忍廢也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

領太子太傅封胤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

命熙盡家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大城姑臧脩靈鈞

人之禮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大城姑臧脩靈鈞

公所以脩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

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

意



志示怯弱之形爾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

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疆其宗族故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為荆江刺史

二年光初七年春正月敦殺其從事周嵩周筵及會稽內史周札札一門五侯宗族疆盛王敦忌之嵩以脫以妖術惑眾敦誣嵩及札兄子筵與脫之會道士李謀不軌殺之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斬其守將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成王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

其兄特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今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裕入棺勿以朝服歛及卒趙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養兄含子應

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



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規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大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大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大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郝鑒分督諸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

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茲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佐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眾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慎歎導門



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  
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或以為含  
鳳象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  
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  
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  
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  
何補既往哉帝乃帥諸軍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  
軍段秀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  
破之秀匹犍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  
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  
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  
尋卒應秘不發喪裏尸以席蟻塗其外埋於廳事中  
日夜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  
詔遂舉兵與含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  
子已扼其喉咽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  
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  
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  
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討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  
能用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  
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

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  
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欲奔荆州應曰不  
如江州舍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  
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  
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  
能意外行事邪舍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  
其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  
為恨周光斬鳳請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  
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  
充首同懸於南柝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  
刑後聽私殞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  
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  
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  
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  
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  
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  
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郗  
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  
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  
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代王賀傳

通鑑綱目卷九 六



徙居東木根山是歲賀傳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顥等官

有差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顥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卜壺議以為

札開門延冠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冠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

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

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夕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

議許昌叛降後趙○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

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

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

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

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

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後趙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司豫徐兗

皆陷於後趙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

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

擊謨斬之曜自將救岳岳逆戰曜軍無故驚潰遂歸

長安虎禽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

亦帥衆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



於後趙以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  
准為境矣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  
令下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稱制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  
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  
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  
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  
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  
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  
不納引太宰西楊王秉司徒導及尚書令下壺將軍  
郗鑒庾亮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  
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  
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壘導  
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  
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  
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  
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  
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  
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

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葬  
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葬  
武平陵○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段遼弒其君  
牙而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  
魚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  
四五萬騎末杯卒子牙代立至是  
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偃卒弟紇  
那嗣

丙戌 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夏四月後趙石生

寇汝南執內史祖濟○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司徒

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壺奏導勸法從私無大臣  
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  
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  
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  
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  
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温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下而不豫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

斬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入修石頭以備之丹揚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生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

遂求出為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業為弋

陽縣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

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業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業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

言舅作賊當如後趙使世子弘守鄴

後趙王勒用程何亮懼變色

使弘鎮之石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怨遐

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志

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

○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二年後趙光初九年夏五月朔日食

○張駿遣兵攻趙趙擊敗之遂取河南地

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辛巖等帥眾數萬攻趙秦州趙遣劉胤將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駭金城抱罕降之駿遂失

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河南之地

通鑑綱目卷之九

弟



庚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下壺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温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温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從宜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婿許柳以兵會峻十二

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

起兵赴難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

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

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長史裨惠以應兵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郝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趙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尋陽

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

奔尋陽峻兵犯關温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

炎不知口處兵敗而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

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

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

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析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壺

戊

通鑑綱目卷之九

通鑑綱目卷之九

九



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壹背癰新  
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矜肝隨之亦赴敵  
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  
揚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  
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侍中鍾  
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  
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  
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  
張闓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裒侍立左右太常  
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  
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  
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剥士女官有布二  
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峻盡費之或  
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盍早為計雅曰  
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  
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為  
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秉詣峻稱述功德峻復  
以為太宰西陽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  
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

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  
重亮亮驍奔賊嶠愈推奉分兵給之三月皇太后庾  
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葬明穆皇后○夏五月温  
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温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  
不壹貪暴縱橫雖疆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  
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  
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  
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荅曰吾疆  
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  
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  
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  
敗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  
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  
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泗沔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遣  
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  
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  
復召兵還還足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  
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  
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  
瞻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  
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  
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周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  
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  
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  
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  
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  
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  
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  
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  
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飢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

所受繼緒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  
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  
會稽內史王舒使庾水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  
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  
盡遣家僮從軍鬻裳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  
拒之侃嶠軍于茄子浦橋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  
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  
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  
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  
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  
八郡軍事鑒遂帥眾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  
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  
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  
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  
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兵勢  
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淦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  
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破走之峻分  
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縣祥惠勸彝與峻通使以



紆交至之禍。舜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舜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至是，城陷，執舜殺之。石虎引兵濟淮，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八  
月，後趙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石虎四萬擊趙，攻蒲阪，趙主曜自將救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枕尸二百餘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之。榮陽野王皆降，襄國大震。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峻腹心路永、賈寧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父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

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重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姑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郗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將斬之。父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美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贖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



至者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乎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場謂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誑道兼行出于鞞警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閭闔門夾擊之曜

丑巳

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四年

是歲趙云六一小二凡三借國

春正月逸殺右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

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將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約奔後趙○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趙太子熙與南

陽王胤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二月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帥衆赴之



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羨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

斬之合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

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知是導有慙色

以褚翼為丹楊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

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

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楊尹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

司空温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

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珍珩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

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

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

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

殘留資蓄器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

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

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

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

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

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

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

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

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夏四月驃

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

二謚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

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

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秋八月後

趙石虎攻拔上郡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趙南陽王胤帥眾數



寅庚

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劉胤首至建康司徒

王吐延為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出奔宇文部翳槐立翳槐鬱律之子也羌殺河南王吐延河南

大逆襲斬之傳首京師招引譙國內史桓代王紇那

繼路以私廢公詔免胤官胤方自申理默遂誣胤以

將軍郭默殺劉胤胤於豪縱酒不郵政事郭默被徵為右軍將軍求資於胤不得會有

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冬十二月

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

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却潰虎執

萬自上却趣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石生嬰城自守

中山王趙羣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

宏為大單于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怒私謂

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

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趙誅祖

約夷其族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

臣竊惑之姚弋仲亦以為言勒族誅之初祖逖有胡

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

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

士推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逃庶于道重匿之及石

通鑑綱目卷之九

通鑑綱目卷之九

三



氏亡復夏五月詔太尉侃兼督江州鎮武昌移六月趙

以張駿為涼州牧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

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及趙秋九月趙王勒稱

破休屠王羌駿始懼乃稱臣入貢秋九月趙王勒稱

皇帝○趙寇陷襄陽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

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

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

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

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更造新宮

六年趙建平春三月朔日食○夏趙舉賢良方正起

明堂辟雍靈臺趙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

明堂辟雍靈臺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

于襄國城西秋九月趙營鄴宮

初趙主勒如鄴將

營新宮廷尉續咸

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

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

如是乎匹夫家貨滿百匹猶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

此宮終當管之且勅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

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冬有事于太廟

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歸胙於司徒

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

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

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以為禮無拜

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

師傳謂宜盡敬侍中荀奕曰三朝之首宜明

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慕容廆

遣使詣太尉侃

恒駿曰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

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

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於是遣使與陶侃

侃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

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摧勒然忠義竭

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通鑑綱目卷之六

三



辰壬

七年

三年

建平

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

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嘖嘖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外內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皆不聽徐光他日承間言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主

巴癸

八年

四年

建平

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三月寧

趙守居故堂

通鑑綱目卷九

二天

郭

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

**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眾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獲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

**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爲世子**

重華駿之次子也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



州叛降于成○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趙主勒寢疾中山王

威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

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

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

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

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

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

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

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

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

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

王九月弒其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

兵討之不克而死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

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

相陵藉如此將若之何堪曰官省之內無可為者請

奔兖州舉兵誅之遂徵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

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略佐勒

建功業有呂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聞

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

朗斬之進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討洪

洪降于虎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虎從

之徙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

居枋頭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秦大都督居灊頭

虎還建魏臺如慕容皝兄翰奔段氏弟仁據遼東慕

魏武輔漢故事慕容皝兄翰奔段氏弟仁據遼東慕

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

聽皝庶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志有寵

於鹿皝忌之翰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

甚愛重之仁據平郭皝遣兵討之大敗於是仁盡有

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張駿遣張淳來上

表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

遣洽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

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

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

道守居敬堂

通鑑綱目卷九

三九



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  
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  
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  
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景騫言於雄  
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上安肯留且試以卿意  
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  
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  
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  
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  
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疆  
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  
以讐取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為禮  
而遣之淳卒

午

九年

主石弘

春正月

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

使來稱藩○二月以張駿為大將軍

自是每歲

段遼

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攻柳城慕容汗等救之

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  
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  
卿正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  
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  
還蘭不得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以

已從之  
頭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  
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  
州刺史印傳祭戰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  
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與車就  
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謚  
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  
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  
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

成主雄卒太

子班立

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

冠親為吮膿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  
位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壞班居中



行喪禮一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

無所預 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各

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反

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 秋以慕容皝

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

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屯江

作亂班弟珩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

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珩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

夜哭弒之於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 十一月趙

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趙主弘自齎璽綬

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弘流涕還

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

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

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

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

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

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 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皝

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

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

未乙 咸康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 春正月朔帝冠

三月幸司徒導府 司徒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 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

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 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為廷尉坦以疾去

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榮惑守南斗經旬 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

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榮惑何以退舍 導深愧之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脩小廉而以

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

惔濛為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遙起而述處之恬 隨守居敬堂



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夏四月趙王虎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之

**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

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成慈湖牛渚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解司馬耽坐**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趙聽其民輕妄免官

**事佛**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

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為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

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

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褒無他才嘗勸雄立期為冬十月朔日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衰矣

**食**○建安君荀氏卒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代

**王紇郡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初

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為賢君駿遣將伐龜茲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勸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后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甲丙

二年建武

春正月彗星見奎婁○慕容皝討其弟

仁殺之皝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

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郡

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二月立擒之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皇后杜氏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預孫女也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趙作大武殿東西宮趙作大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

璫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

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

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

西丁

三年建武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初左校令成

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

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

二十餘人虎惡立太學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

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

邃更立子宣為太子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

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

好粧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

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答筆

行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頌等曰官家難稱吾欲

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頌等伏不敢對邃遂稱疾不

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

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抽劍擊

之虎怒收頌等詰問頌具言狀殺頌等三十餘人廢

道于云文宅



遂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慕容皝自稱燕王  
同埋一棺而立宣為太子鎮軍長史封奔  
等勸皝稱王皝從燕稱藩于趙燕王皝欲伐段氏以  
之因以奔為國相燕稱藩于趙  
稱藩于趙乞師討遼而請悉眾以會趙納代王翳槐  
之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期以明年趙納代王翳槐  
于代紇那奔燕○楊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九



